

由植物保护治理通式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通式化探讨

叶卫东 吴少英* 李芬 周祥 邹游兴
(海南大学, 热带农林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3)

【摘要】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是植物保护专业治理的核心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5IP)是中国模式国家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本文将二者联系起来,以来自IPM的M理论通式为基础,跨学科深入解读5IP思想,为进一步配合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在专业中落实创造条件。结果表明,国家治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supseteq$ 生态文明建设 $\supseteq$ 社会建设 $\supseteq$ 政治建设 $\supseteq$ (经济建设 $\cup$ 文化建设),获得新的治理通式为 $M_{5IP} \supseteq Ec \supset S \supset P \supset (E \cup C)$,并进一步解读可知,5IP具有深刻的科学性和哲学性,它作为中国庞大且复杂的国家治理系统工程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它层次清晰地呈现了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是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意义重大。

【关键词】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通式化;跨学科;理论现代化;中国智慧

植物保护专业治理的核心理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简称IPM)是综合研究与应用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植物保护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是植物保护专业实践工作的理论结晶。作为植物保护专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诞生于1967年^[1],至今56年。1975年中国正式制定了植保工作方针^[2],1986年重新解释了这一方针而与IPM理论相一致^[3],实施至今37年,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长久以来的IPM实践,催生了对专业治理与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关系的深刻认知,并在深入研究其理论现代性的过程中,提出了治理(M)理论通式,为它的跨专业应用准备了便利的工具^[4]。

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长期探索形成的经验结晶^[5],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核心工作的高度凝练,它具有深刻的科学与哲学内涵。本文尝试从植物保护专业角度出发,应用M理论通式的思维逻辑深入解析这一总体布局思想,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它的思想内涵,为其在本专业治理中全面推进与落实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

一、植物保护专业治理的M理论通式

植物保护专业核心理论IPM的M理论通式为:

$$M \supseteq Ec \supset S \supset E \dots\dots\dots (1)$$

其中,M、Ec、S、E依次分别表示治理(Management)、生态(Economic)、社会(Social)、

经济(Ecological)^[4]。

在这一专业治理理论中明确包含生态(Ec)、社会(S)和经济(E)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的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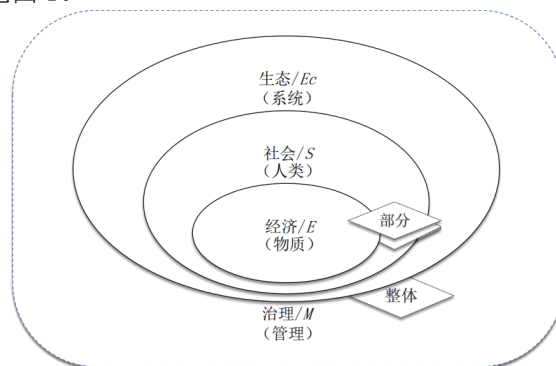


图1 专业治理M理论中的三个要素关系

M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系统,系统M与其组成的各要素之间层层套含,即Ec包含S,S包含E,具有由大到小明确的层次关系,呈现生态在先,其社会,经济在后的秩序。

二、中国模式的国家治理总体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6]。它是中国模式国家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治理中国模式科学性的具体体现。

2012年11月,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

正式纳入总体布局，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和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都连续不断地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和重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科学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之一^[7]。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素关系与通式化

(一) 对照M理论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素关系

为了厘清总体布局中的五位关系，在此借鉴植物保护专业的治理理念，将M理论与总体布局的国家治理思想比较发现，二者除了都拥有相同经济(E)、社会(S)和生态(Ec)三个要素外，总体布局还拥有政治(Politics，简写P)和文化(Culture，简写C)两个要素，参照M理论中的三个要素关系做进一步对比，政治(P)、经济(E)与文化(C)同为人类社会(S)活动之一，即社会(S)包含政治(P)、经济(E)和文化(C)；在政治(P)、经济(E)和文化(C)三者中，由于社会(S)具有组织性是社会的基本特征，而组织性是通过政治(P)活动实现的，包括引领、组织和协调等各种社会(S)活动的行政管理工作，它是一切社会(S)活动能否顺利、高效、有序地开展的保障或保证，因此，政治(P)相对于经济(E)和文化(C)是整体的。即政治(P)作为从事领导、组织和管理协调各种社会(S)活动的活动，政治(P)包含了经济(E)和文化(C)；由于经济(E)重在实现物质需求，文化(C)重于满足精神需要，它们虽相辅相成，有交集，但互不隶属，是社会(S)中并存的两类基本活动。由此可见五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存在清晰排序(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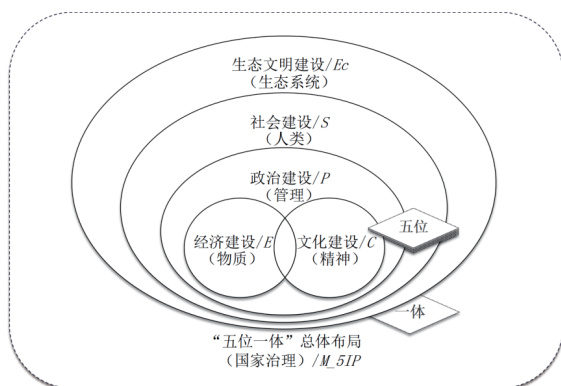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模式的国家治理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关系

图2中显示，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8]，缩写5IP)的国家治理中治理(随专植物保护业，治理英文用management，缩写M)的对象是国家这一个巨型的复杂的系统，国家治理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用M_5IP表示)及其要素从大到小依次分为M_5IP、Ec、S、P和(E∪C)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关系层叠套含，其中最小的E和C位于同一层，二者之间有交集。它们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组成了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

(二) 由M理论通式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通式化

根据M_5IP、Ec、S、P和(E∪C)五个层次的排序，借鉴M理论通式化方法，则国家治理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M_5IP)可表示为：

$$M_5IP \supseteq Ec \supset S \supset P \supset (E \cup C) \cdots (2)$$

其中，Ec、S、P、E、C依次分别表示生态(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

即(2)式的意义为：国家治理_“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supseteq$ 生态文明建设 $\supset$ 社会建设 $\supset$ 政治建设 $\supset$ (经济建设 $\cup$ 文化建设)。

由通式可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含的各要素之间层次清晰，它作为中国庞大且复杂的国家治理核心体系高度的理论概括，是展现国家治理理论中国特色的极佳例证，深入发掘它所独有的深刻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意义深远。

四、讨论

(一) M_5IP通式明晰地呈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的科学内涵

以来自植物保护专业IPM理论的M通式为类比，利用自然科学的专业理论的通式化方法，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通式化，得到国家治理的M_5IP理论通式(2)，这一通式表明：生态(Ec)包含了社会(S)、政治(P)、经济(E)和文化(C)，社会(S)包含了政治(P)、经济(E)和文化(C)，政治(P)又涵盖了经济(E)和文化(C)。这清晰地揭示了在国家治理系统中“五位”的一体性质。也明确地呈现了，生态(Ec)居于首位，即生态(Ec)优先，其次是社会(S)，再次是政治(P)，最后是经济(E)和文化(C)。这个在国家治理系统的“五位”之间存在着的科学的内在秩序。“五位”之间

的关系不对立，更不零和 [9]，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层层套叠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构成了实践生态 (Ec)、社会 (S)、政治 (P)、经济 (E) 和文化 (C) “五位一体”和谐发展的科学理论基础。由此可见，国家治理的 M₅IP 理论通式能够明确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科学性，它是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具体体现，是科学发展观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落实。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的形成正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果。而将这一总体布局通式化，是在形式上更进一步清晰地把它科学性演示了出来。

(二) M₅IP 通式清晰地表达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的哲学内涵

从国家治理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通式化所得的 (2) 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五位之间的层次关系是一个连续嵌套的整体与部分关系 (图 2)。因而根据唯物辩证法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可以确认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一体” (M₅IP) 与“五位” (Ec、S、P、E 和 C) 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以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状态综合作用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其中，“一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五位”。同时，位居整体的“一体”具有位居部分的“五位”根本没有的功能，“五位”不能取代“一体”。“五位”作为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五位”服从和服务于“一体”。当“五位”以合理结构形成“一体”时，“一体”整体功能才能大于“五位”各部分之和。

依据原理的要求，首先，要树立全局观念。从整体观出发，“五位”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层叠嵌套包含，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是“一体”的，因此，“五位”要从“一体”着眼，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以寻求最优目标。其次，要搞好“五位”。搞好每一个局部，以使“一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再次，“五位”不能取代“一体”。因为这个整体具有部分没有的功能，所以能够看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国家治理在总体布局之外，还有科教人才、国防建设、国家统一、外交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要方面。最后，因为在“五位”之间也存在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所以同样遵循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如生

态 (Ec) 文明建设相对后四位而言，又是整体，因为人类社会 (S) 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 (P)、经济 (E) 和文化 (C) 都是在生态系统中完成的，而政治 (P) 建设与经济 (E) 建设和文化 (C) 建设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其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处于局部位置的经济 (E) 建设和文化 (C) 建设，不能取代处于前一层整体位置的政治 (P) 建设，政治 (P) 建设有统率经济 (E) 建设和文化 (C) 建设的作用，同理，它们也不能取代处于前一次的社会 (S) 建设和更前一层次的生态 (Ec) 文明建设，“五位”在国家治理中缺一不可。此外，经济 (E) 建设和文化 (C) 建设处于同一层级，应该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由此，通式 (2) 的辩证解读结果可以简述为：国家治理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M₅IP) 是一个整体，其中，生态 (Ec) 文明建设统率社会 (S) 建设，社会 (S) 建设统率政治 (P) 建设，政治 (P) 建设统率经济 (E) 建设和文化 (C) 建设，经济 (E) 建设和文化 (C) 建设并列协调发展。可见 M₅IP 理论通式可以明晰地呈现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哲学内涵。

(三)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生态学为基础的 IPM 理论的产生是植物保护专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9]。以此类比分析，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必然是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结点。

因为 IPM 理论的提出，使有害生物的治理工作从重经济或唯经济，转变为社会和生态兼顾，确立了生态学研究在有害生物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至此对待有害生物不再是片面地彻底消灭，而是以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准则，将有害生物视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因子来看待，全面客观科学地处理人类、有害生物、其他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此有害生物治理工作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进入了全面成熟稳定的有序发展阶段，即生态学的应用使有害生物治理成为科学。所以 IPM 这一专业核心理论的形成是植物保护专业进入现代化的标志。而由 IPM 理论上升到 M 理论通式，则是植物保护专业现代化进一步走向成熟的结点。

同理，中国模式的发展从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此后纳入总体布局，再到进

一步提出生态优先的方略，步步为营把国家治理的重心带入国家疆域、生态全域的整体高度，呈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这一发展进程，为生态学的科学理论在国家治理中的贯彻应用大开方便之门，是将国家治理整体纳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步骤。因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的理论呈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显著性标志。而从国家治理M₅IP理论通式化的角度出发，也更容易清晰地从科学和哲学高度揭示这一事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指导下，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环保转变，生态环境得到迅速全面地改善，人民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解决温饱，让渡到追求美好生活。至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步入了快车道，这正是国家治理理论现代化所带来的实质性变化。

（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下的植物保护专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国家治理M₅IP理论通式（2），它超越了来自植物保护专业的仅含有三个要素的IPM理论，而拥有更为科学和全面的内涵，从而又为检视植物保护专业理论现状，并推动其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线索。同理，以M₅IP理论通式作为各类专业治理理论发展的通用工具，也将为国家治理总体布局在各类专业中的全面推进和落实增添助力。

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推进，以生态优先，社会至上，将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普遍共识，为植物保护专业有效克服重经济或唯经济、轻生态和轻社会，IPM难于深入开展的固有问题^[10]，创造了优良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条件。根据总体布局思想，除了从专业内部加强技术革新，大力发展绿色治理技术外，同时，也应推进专业治理的理论发展，在专业内加强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为顺利开展IPM构筑优异的政治管理和人文精神基础。

在社会业已高度专业化的今天，国家对社会的治理终究需要通过各个专业的共同参与来实现。在此借鉴专业的科学方法，跨专业解读并理解“五位”在国家治理中的各自地位，深入解析“五位一体”关系，将为国家治理总体布局在各专业中全面统筹推进和有序开展增添助缘。而在植物保护专业中，

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时代提出的要求，也必然是植物保护专业建设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陈杰林.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M].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5.
- [2] 全国植保工作会议简况 [J]. 云南农业科技, 1975, (6): 43-45.
- [3] 中国植保学会秘书组. 第二次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学术讨论会 [J]. 植物保护学报, 1987, (1): 20.
- [4] 叶卫东, 李芬, 周祥, 等. 植物保护核心理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通式化探索 [J]. (待发)
- [5] 戴焰军.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 and 战略布局 [J]. 人民论坛, 2017, (34): 17-19.
- [6]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求是, 2012(22): 3-25.
- [7] 徐绍史.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认真学习《胡锦涛文选》 [J]. 中国经贸导刊, 2016(30): 4-6.
- [8] 中国日报网. 中国共产党百科 |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EB/OL]. (2021-06-10). <https://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2106/10/WS60c17224a31024ad0bac4ccc.html>
- [9] 叶卫东, 邹游兴, 李芬, 等. 新时代的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理论的辩证解析 [J]. (待发)
- [10] 叶卫东, 李芬, 邹游兴, 等.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IPM) 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J]. 南方农业, 2022, 16 (11): 30-32, 42.

基金项目：海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hdjy2174, hdjy2232）；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Hnjg2022-33）。

作者简介：

叶卫东（1968—），男，江西省武宁县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昆虫学通识教育和昆虫数字技术。

* 通讯作者：吴少英（1980—），女，河南省郑州市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昆虫毒理与生理生化。